

缅怀一位太行新闻英烈

■刘义彬

记忆

青山绿水将天空托举得开阔而明丽。屋前是整洁的水泥坪，阳光将绿篱和桂树的影子拓印在水泥地上，不远处大片竹林在微风中摇曳，仿佛在诉说往事。在湖南湘潭市雨湖区黄君珏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，一幅幅图片、一段段文字、一件件文物，将我引入一段历史记忆深处。

“夜九时，敌督退，婿勉力裹伤蛇行，潜入敌围，爬行达该山。时皓月正明，寻到遗体，无血无伤，服装整齐，眉头稍锁，侧卧若熟睡，然已心胸不温矣。其时婿不知悲伤，不感创痛，跌坐呆凝，与君珏双手相握，不知所往。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，渐握渐紧，至不可脱……”

当我读到当年黄君珏的丈夫王默磐写给岳父黄友郢的这段家书时，80多年前那个夜晚的凄冷月光，突然化成决堤的泪水，从我的胸腔，从喉头，从眼眶里奔涌而出……

1942年五六月间的太行山区，连风都带着硝烟味。日寇在太行山一带对我八路军进行了残酷、血腥的“扫荡”。当时，身为新华社华北总分社、华北《新华日报》的一员，黄君珏与同志们化整为零，利用大山掩护与敌人周旋。为了缩小目标，黄君珏与16岁的女译电员王健、女医生韩瑞，退守到庄子岭道士帽峰顶的一个隐秘山洞。

6月2日，在庄子岭一带搜山围攻的日伪军，发现了她们3人藏身的山洞。危急之中，黄君珏沉着应战。许久，敌人都无法接近洞口。敌人喊话劝降，她们拒不投降。夜幕即将降临时，敌人再次逼近山洞。黄君珏拔出手枪连续射击，几个敌人应声倒地，其余四散而退。晚上7时，敌人从后山登上山顶，从峰顶垂下点燃的柴草，用烟熏火烧逼她们出来。滚滚浓烟向洞内涌去。见弹尽援绝、无法突围，黄君珏抱



黄君珏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外景。 作者供图

定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，冲出洞外，纵身跃下悬崖，壮烈牺牲。王健、韩瑞在烟熏火烧之下奄奄一息，被敌人残酷地杀害。

此时，黄君珏的爱人王默磐，正隐蔽在相距不远的另一座山洞中养伤。王默磐目睹了妻子与敌战斗后跳崖的悲壮瞬间。因重伤在身，无法前往营救，王默磐心痛如绞。深夜，趁敌人退去，左大腿被子弹击穿的王默磐借着月色艰难爬行，摸索着来到妻子身边，紧紧握住妻子的手……直到枪声响起，不远处传来敌人的叫喊，王默磐才以手握土，匆匆掩埋妻子后挥泪离去。

王默磐在给岳父黄友郢的家书中，还写道：“吾岳有不朽之女儿，婿获贞烈之妻，概属民族无上之光荣。”

黄君珏的父亲黄友郢参加过辛亥革命，外祖父和几个舅舅都是当时的高官或著名学者专家。生于如此优渥家境的黄君珏，却毅然走上了布满荆棘的革命之路。

1935年，因秘密参加第三国际派驻上海远东情报局的工作，黄君珏被国民党当局判处7年监禁。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将她保释出狱。不久后，经组织批准，她与相

恋的战友王默磐结为夫妻。

1938年，黄君珏和王默磐被组织派往山东工作。此时，南京已经沦陷，黄君珏的父母已迁往武汉。黄君珏夫妇在北上途中与家人短暂团聚。自知烽烟年岁相见分外艰难，黄君珏给母亲买了一个小闹钟留作纪念。母女俩忧戚抹泪，相拥作别，从此再未相见。

第二年，组织上又安排黄君珏和王默磐来到太行抗日根据地。山区条件艰苦、物资缺乏，出身富裕家庭的黄君珏，和其他同志一起吃糠菜、住陋房。她很快就和当地的同志打成一片，穿起军装、腰挎手枪，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新闻战士。她和丈夫均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、华北《新华日报》工作。黄君珏担任经理部秘书主任兼总会计师，丈夫王默磐则任电务科的负责人。两人志同道合、琴瑟和鸣，被同志们誉为“模范夫妻”。

工作繁忙加上战时环境艰险，夫妻俩无暇照顾新出生的婴儿。1942年3月，他们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送到老家寄养。两个多月后，黄君珏跳崖牺牲，王默磐给儿子改名为黄继祐，希望他将来继承母亲遗志。

从出身优渥家境的少女到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，再到坚定的共产党



无名的石头

■肖煌宇

我是戈壁墙上的一块石头
风在我身上刻下纹路
那是寒暑交替的印记——
酷暑时，晒得滚烫
仍把影子钉在大地
寒冬里，霜雪的冰壳覆着我
硬着筋骨，任冷风呼啸
从没想过躲避舒适的安乐窝
只因脚下这片土地
要有人站立

戈壁墙上，我不是孤独的一个
转头就能看见同伴——
我们散布在荒原
却能在一声令下时，肩膀并着肩膀
棱角抵着棱角，纹路嵌着纹路
垒成坚固的城墙
我们不说话，只把腰杆挺得更直

若要向着暗处冲锋
不带半分犹豫
砸开迷雾，撞碎阴霾
甘愿碎成沙砾
融入身下的土地
这无名，原是最响的名
这石头，本是最真的人

军姿

■马 驹

站着，汗水像蚯蚓
总是选择潮湿的黑土
这群男子汉
自从来到军营
皮肤就逐渐转变成黝黑

他们的眼神，像钢枪一样坚定
在烈日下，纹丝不动
风吹过，带不走一丝疲惫
只有那身姿，更加挺拔

员，最后成为英勇牺牲的抗日烈士，黄君珏的革命道路走得坚定而决绝。

几十年后，黄君珏的儿子黄继祐登上了庄子岭。他在母亲当年战斗的道士帽峰顶洞口久久伫立，泪水无声流淌。黄继祐退休前是北京的一位中学教师，曾多次到太行山区追寻母亲的足迹，感受历史的回响。巍巍太行依旧，一如母亲与众多英烈崇高的形象。

人们不会忘记英雄的牺牲。1985年，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落成，黄君珏的英名镌刻于此。2015年8月，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，这位牺牲时年仅30岁的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经理部秘书主任，英名在列。

过去，在黄君珏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响水乡红星村，关于黄君珏的资料并不多。2021年，湘潭市档案馆派驻红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周道勇，深为黄君珏的英雄事迹感动，于是开启了寻访黄君珏生平事迹之路。随着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，红星村决定建设一座黄君珏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。在黄继祐以及新华社湖南分社、复旦大学校史馆、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的支持下，周道勇收集到不少珍贵档案资料。在黄君珏母亲余氏家族的长沙后人家中，当王默磐写给岳父那封深情而悲痛的家书呈现在周道勇面前时，这位湘中男儿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两年前，黄君珏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在湘潭市雨湖区开馆，并成为当地进行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。

当我走出黄君珏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，已是近午时分。见我打听黄君珏故居旧址，一位热情的老乡骑着摩托车，引我来到与陈列馆相距数百米的一棵银杏树下。这棵银杏树枝繁叶茂，树冠如伞，为这片土地遮挡出一片清凉。不远处，一块石碑静静伫立，上面镌刻着“黄君珏故居旧址”几个大字。微风拂过，银杏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轻声诉说着黄君珏的英勇事迹，又像是在低声吟唱着对英雄的无尽思念。

他们的脚步，像战鼓一样有力
在泥泞中前行
雨打透，浇不灭一丝热情
只有那信念，燃得更旺

他们的笑容，像阳光一样灿烂
在寒夜里，温暖彼此
雪飘过，冻不住一丝热情
只有那梦想，飞得更远

军姿
不仅是站立的身形
在这无声的站立中
他们，成为了
最坚实的屏障

碑碣巍巍

■江 宗

战火中的青春
在青铜浮雕上定格为永恒
金属铸成的姓名
在人们心中
挺立成一座丰碑

望着你，冲锋的姿势依旧
炯炯有神的眼神里
跃动着火焰
八十多年前沸腾的热血
已凝成照亮前路的星辰

秋风拂过松林
带着声声军号的余韵
在我们的胸腔敲响鼓点
听，昔日的冲锋呐喊
已化作进行曲中响亮的音符



第6557期

感念

沿着盘山公路，我们乘坐的车辆很快从山脚驶至海拔4000余米的山顶。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连的一座台站就坐落在山顶。从台站门前的空地远眺，一幅宽阔而唯美的油画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。

炽热的阳光洒满高原，只见群山连绵起伏、巍峨耸立，山巅直插云霄，朵朵白云萦绕其间。山脚下，雅鲁藏布江浩荡流淌。视野稍收，一条笔直的机场跑道映入眼帘，两架战机在跑道上待命起飞。不多时，伴着发动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两架战机腾空而起，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

“咱进台站看看？”同行的丁连长一句话让我们醒过神来。一条小径通向几间水泥营房，白杨和旱柳郁郁葱葱，路旁几畦菜圃、一间蔬菜大棚、一间鸡舍，这便是台站的全貌。

山顶上还种着几株苹果树，大约一人高，枝头挂着尚不足拳头大的青色果实。丁连长说，这是官兵从山下专程带回来的苹果树苗，经过一年培育的“成果”。“官兵把这里当作家，工作训练之余，也搞一些建设，不仅是为了排遣远离人烟的寂寞，更是一种传承。老一辈拓荒的传统不能丢。”

50多年前，为保障飞行，上级最终确定在山顶建立这座台站。那时，没有直通山顶的公路。山高路陡，战备生活物资的运输成为摆在官兵面前的第一个难题。

“没有路，我们就自己走出一条路！”当年，该部原通信导航队抽组十几名官兵组成一个“登山队”，以人背肩扛方式将设备和帐篷一点点搬到山顶。官兵爬上爬下，硬生生踩出一条通向山顶的小径。它曲折蜿蜒，成为之后几十年里连接台站和山下的唯一道路。

台站建立之初，各类物资只能靠山下战友爬山运送。值班室和官兵宿舍就设在大家搬运上来的那几顶帐篷里。当时山顶堆满了大小各异的乱石，除了寥寥几丛灌木，再也看不到任何绿意。狂风袭来，沙石在空中乱舞，有时会将帐篷撕裂，甚至掀翻。官兵手拉着手紧靠围成一圈，将值班设备围在中间，用身体抵挡沙石，确保设备安全。

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，第一批台站官兵没有退缩。他们向山下的战友要来了铁锹，在海拔4000余米的山头，顶着高原反应，一锹锹地清理乱石，平整出一块空地。他们请山下的战友买来旱柳树苗，在空地种下。当时，官兵用水也得依靠战友爬山运送。山路陡峭，运输不便，台站官兵只能吃脱水干粮、定量饮水，洗漱也成了奢望。他们省下宝贵的生活用水，像呵护孩童般浇灌来之不易的树苗。终于，几株小树顽强地活了下来，台站有了一抹绿意。

从那以后，“栽下树苗，筑起沙石屏障，确保战机安全起降”成了一代代台站官兵心中朴素而坚定的信念。50多年过去，如今台站已然成为一片“世外桃源”，水泥营房周围遍布着绿意葱茏的白杨和旱柳，朵朵白色和玫红色的格桑花

守望云端

■裴永楨

郭俊銘

点缀其间。那几棵生机勃勃的旱柳，正是台站建立之初官兵辛勤劳作的成果。台站是山上官兵一点点“种”出来的，也是山下的战友们一点点“背”上来的。

没有通路的那些年间，为了运送更多物资上山，官兵常常将背篓装得满满当当。从最初的脱水干粮，到后来条件改善后的米面粮油，以及战备所需的油料、设备零件，再到台站官兵主动要的树苗、花种……竹背篓里，承载着连队官兵对山顶战友的深深牵挂，也装满着官兵对飞行保障事业的热情。

直到2021年，新建修的盘山公路从山脚直通山顶，台站的条件也得到极大改善。放置设备的房间更加严密，官兵住上了坚固的水泥营房，自来水的取用不再是难题……前年的五四青年节，上级运来一批松树苗，组织该部团员在盘山公路两旁种下几十棵松树。

如今，在连队荣誉室内，还摆放着一个久经岁月打磨的竹背篓。每逢新兵下连，连队都会组织老兵为新兵讲述背篓的故事，并带领新战友登上这座位于山顶的台站，感悟官兵坚守岗位的甘苦。

许久之后，天空又传来战鹰的呼啸声。随着战机平稳降落，台长潘鑫和二级上士廖豪接到塔台传来的“任务结束”指令。这时，我们才见到坚守在台站的官兵。近年来，台站装备升级，保障模式持续优化，驻站人数也被缩减。但他们对台站工作的热忱从未消减半分。我们留意到，在营院西侧有官兵用捡拾来的石头拼成的“八一”标识，上面用红漆染色，焕发出光彩。

当我们即将踏上归程，官兵正站立在台站门前，向着远处的天空眺望。那一刻，他们的身影与远处随风摇曳的金黄青稞交相辉映，宛如一幅壮美的画卷。在这高耸入云的山巅之上，他们以坚定的信念，守望这片蔚蓝的天空。



大捷中国画（局部）

于文江作